社会变迁视角下《阿尔善河》的转型与调适

●乌日根宝音

《阿尔善河》是“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入选作品。小说通过阿尔善河串联牧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存实践，包括20世纪上半叶马队遇劫、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改革开放后的草场承包等，嵌入了“人如何与自然共处”“共同体如何维系”“传统如何面对现代”等核心命题。以往的解读多聚焦于“地域文学”或“历史叙事”，往往忽略了作品中蕴含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层面的意涵。事实上，小说中阿尔善河的“生命线”意义、金香制香的“慢工艺”、永青扎布的“草场伦理”，是草原文明在哲学范畴上的具象化表达。本文结合哲学思辨与社会科学分析，剖析小说所呈现的草原文明存续逻辑与现代性调适智慧。

一、空间符号的哲学意涵：阿尔善河与罕乌拉山的文明锚点

草原文明中的空间是“天人关系”的精神容器。在《阿尔善河》中，阿尔善河与罕乌拉山构成了地域存在论的基础，其强调的核心观念是：人是自然的“参与者”而非“征服者”。

（一）阿尔善河：生命共同体的物质与精神纽带

阿尔善河被定义为“下游几万平方公里干旱草原和阿尔善湿地的生命线，发源于大兴安岭及其宝格都山的宽广腰身”，其“生命线”的意义不仅在于物质层面供水涵养生态，更在于精神层面将牧人的记忆与共同体情感紧密联结。

小说开篇描绘永青扎布饮泉场景：“一双黝黑干瘦的大手接过白花花的泉水，冰凉刺骨，这个人接连捧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三大口。水珠从嘴角和指头缝钻进山羊胡子，湿了蒙古袍前襟，可他并不在意。”泉水的“冰凉”与饮泉的“畅快”，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与虔诚——阿尔善河是“被感恩的馈赠”。

阿尔善河的“流动性”隐喻着草原文明“顺应变化”的哲学。牧人随季节“逐水草而居”，羊群沿河岸迁徙。“每天，一轮太阳从阿尔善河那边隆隆升起，在罕乌拉山后面徐徐落下”，日出日落与河流流淌构成“时间的自然刻度”，尽显“天人合一”的智慧。这种“流动性”还体现在共同体的联结上：金香与永青扎布在河边定情、革瓦与努恩吉雅在河边和解——阿尔善河成为情感的“客观对应物”。

（二）罕乌拉山：神圣性的建构与文明认同

在小说中，罕乌拉山被一再描述为“巍峨神圣”“护佑草原吉祥平安”的存在，其神圣性源于人类对“不可控自然”的深深敬畏。地质队在山脚下发现“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地下暗河”，且“七个泉眼，有的泉与泉仅几步间隔，水温差别却很大。每一处的泉眼各有各的用途，有的能喝，有的用于洗，有的用来往身上涂泥巴，对治疗胃病、眼病、腰腿疼病、皮肤病等慢性疾病特别见效”。这些自然现象被纳入“神圣秩序”——山“有灵”，泉是“圣水”，人们必须怀着敬畏之心与之共处。

这种神圣性的象征意义逐渐转化为文明认同的符号。永青扎布的阿爸“每次路过都要过去碰碰头”，“碰头”仪式含“人向山致敬”的伦理自觉；长调《罕乌拉》反复吟唱——“夕阳照在了，起伏的大地上。西边是茂密的森林，东面是长长流淌的阿尔善河。还有那，巍峨神圣的罕乌拉山”，将山、河、草原与牧人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建构了“以山为魂、以河为脉”的文明认同。

从哲学视角看，这两个符号是草原文明“存在”的答案：人并非孤立个体，而是“山—河—草原”生态链的一环，这种“空间哲学”是现代发展历程中的精神根基。

二、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嬗变：从互助共生到现代性张力

草原文明“互助共生”伦理源自生态脆弱性，单户牧人需靠协作生存。《阿尔善河》既展现传统互助实践，也揭示现代性对伦理共同体的重塑。

（一）基于“生存依赖”的互助共生伦理共同体

传统草原伦理共同体往往是基于“具体生存需求”来维系和发展的。小说中，斯琴花日因失子精神失常、身体瘫痪，“除了眨巴一下眼睛，嘴巴半张着吞咽一点吃的，浑身没有一个地方是能动的”，永青扎布与金香“没有一刻不是在忙碌”，“照顾额吉的起居已经成了她和永青扎布每天必修的功课。没有人指使，所有的只是成了习惯”。这种照顾是“生存逻辑的延伸”——草原上的互助是人们抵御灾害、延续生命的关键。

“风雪夜救羊”情节尤为典型：南斯日玛在暴风雪中赶羊，“羊群闻着干草的味道呼啦啦向着前方奔走，一个个低着脑袋从雪地上面揪着枯草尖”，她因体力不支倒在罕乌拉山脚下，永青扎布“骑上黑旋风钻进飞舞肆虐的暴风雪”，找到她后“用袍子前襟兜满雪，把自己外面的皮衣脱了下来，不由分说，抱起南斯日玛放在上面，把她的靴子拽下来，从冰凉的双脚开始推雪揉搓”。永青扎布的行为是本能反应——“救南斯日玛，就是救草原上的一个‘同伴’”。

从社会科学视角来看，这种伦理共同体是“机械团结”：成员共享生活方式与价值观，通过“相似性”维系团结，互助是核心实践。

（二）现代性背景下的草原文明调适实践

现代性介入（制度变革和生产方式转型）使传统伦理共同体面临权力异化与利益分化的张力，但草原文明通过激活传统资源、重构联结，实现了与现代性的主动适配，在坚守核心伦理的同时完成了形态更新。

小说中，队长革瓦曾利用“分配牲畜、安排劳动”的权力为努恩吉雅谋便利，后又对其落魄境遇“假装不熟”，导致“平等互助”伦理遭遇“等级服从”的挑战。对此，草原社会迅速启动调适：人们重建“长老议事会”参与决策，形成权力制衡；推行“公开评议”机制，公示分配与劳动安排，使核心伦理在制度重构中存续。

草场承包后，传统“走场”互助失去物质基础，永青扎布担忧“灾年走场难”，其子锡林也因“秘方”与父亲产生“一年吃两只羊心疼”的争执。但牧民很快探索出新路径，组建“草场互助联合体”，划定“共享应急草场”，以制度化形式延续互助；锡林最终领悟父亲的情怀，将“秘方”贡献给集体，实现个人技能与集体利益的绑定，让亲情伦理与利益诉求达成平衡。

从理论而言，这是传统“机械团结”向现代“有机团结”的创造性转化。《阿尔善河》中，草原社会未因分工差异陷入“利益对立”，反而通过伦理激活与合作机制构建，实现了分工互补共生，让伦理共同体摆脱困局，完成现代性语境下的存续更新。

三、实践智慧的哲学表达：制香技艺与草原知识的现代性存续

《阿尔善河》中，金香的制香技艺既是草原“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更通过现代性调适，实现了传统智慧的存续与革新，彰显“与自然共生、以心灵为本”的核心基因。

（一）原料采集：自然节律与现代生态理念的融合

金香制香坚守“顺应自然”的准则：“艾蒿、柳叶和马莲需在端午节前后七天采集”，此时原料“药性最足”；“需一个不拿第二个”的适度采集，践行“取之有度”的生态哲学。在此基础上，她进行现代性调适：与生态保护组织合作，用监测技术记录原料药性变化，形成《采集指南》，将“自然时间”转化为科学标准；推行“采一补一”，划定禁采区，将生态自觉转化为制度实践；借助冷链技术保鲜，打破时空限制，适配现代生产需求。

这种调适实现了时间观念的兼容：以“自然时间”把控品质，以“钟表时间”优化流程，让“慢”智慧成为与现代快节奏共生的生活态度。

（二）“困料”与“出香”：传统工艺与现代价值的共生

“困料三年出好香”是对“效率至上”的温和反叛，金香既保留核心传统——“按口诀熬、炒、烘、浸、闷原料，于吉日吉时困存”，激发药性、尊重自然灵气，又引入现代仓储技术，精准控制温湿度，避免变质，实现“慢工艺”与“科学管理”的平衡。

在价值传承上，她将“恬淡”“诚实”与现代需求结合。面对“手艺传给谁”的疑问，她坚持“交给豁日黑之人（诚实的人）”，却打破“秘传”模式，开办培训班，将口传口诀转化为系统教材，融入现代质量管理标准；对接草原文旅产业，打造“草原烛香”IP，开发衍生产品，让制香技艺从个人生计变为文化传播载体，使传统伦理在现代场景中延续。

草原文明的实践智慧并非僵化标本，而是通过工艺革新、价值延伸，在现代社会找到存续空间，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良性调适。

《阿尔善河》中的草原文明非“落后传统”，而是蕴含哲学智慧与社会伦理的“活态文明”，其存续逻辑核心为“敬畏自然—互助共生—顺应节奏”：以阿尔善河和罕乌拉山为精神锚点，构建“人—自然”的和谐关系；以互助伦理为纽带，维系群体团结；以实践智慧为路径，实现生活与自然同步。现代发展历程中，草原文明虽一度面临生态、伦理挑战，但通过“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生态智慧融科学种植、互助伦理融自愿互补、实践智慧融价值传承，实现了“调适性存续”。小说叙事终点既非“传统胜利”也非“现代凯旋”，而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永青扎布立于阿尔善河边，望罕乌拉山、握金香制香工具，这一画面象征着草原文明的未来：以传统为根，以现代为翼，在对话中永续。

书文评点

竹节铸青史 斑驳见精神

——评散文集《铁竹斑驳》的创作风格及其艺术特色

●刘洋 卢丰

今年早春二月，林青彪先生的散文集《铁竹斑驳》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近二十万字的著作，以历史为骨、文心为韵，形成了寓意熔情、刚柔并济的创作风格与独特艺术特色。4月23日，由内蒙古作家协会、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呼和浩特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该文集研讨会暨读书分享会在内蒙古文学馆举行。林青彪先生作为内蒙古文学界颇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其散文创作以历史性回溯篇章居多，而新近出版的这部散文集，纵览春秋战国至明清英雄志士壮举轨迹，或写实、或抒怀，既是对中华文脉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其坚韧人性的礼赞，将历史性、人性与心性三重融合。旨在重塑历史人物、彰显民族气节，为一部兼具厚度与力度的历史散文佳作。

以人带史，用历史性厚重叙事，书写民族精神谱系

在快餐化写作盛行、浅表化阅读泛滥的当下，这部兼顾历史沉潜、现实观照以及饱含家国情怀的散文汇集尤显珍贵，全书以35篇历史散文，构筑起一条贯通古今的精神长链。作者以行走为笔，以山河为纸，以史魂为墨，在苍茫天地间寻访历史遗迹，在风云变幻中追慕先贤风骨，在多民族文明交融里梳理精神脉络，既写出了历史的厚重苍凉，也彰显了文人的赤诚担当。这不止是一部怀古散文集，更是一曲献给民族脊梁的颂歌，一部唤醒文化记忆、提振文化自信的厚重之作。

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以行走激活历史，让纸页鲜活起来，再现重构往昔叙事。作者选择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心灵贴近历史。他走出书斋，登雄关、访旧迹、拜陵园、寻古渡，在历史发生的真实空间里，与千年之前的灵魂对话。那些曾经只存在于典籍中的地名——边关要塞、古代战场、名人故里、民族迁徙之路，在他的笔下重新焕发生机。行走，不再是简单的游历，而是一种致敬历史的方式；所见所感，也不只是风物流转，而是对兴衰荣辱的深刻体悟。

正是这种书写，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温热，可感受可触摸。作者将个人的认知、情感、思考与山川地理、人文遗迹融为一体，景为史设，情因人起，议论从境况中产生。读者跟随他的笔触，仿佛置身于古战场的烟尘之中，听见金戈铁马的呼啸；伫立在先贤故宅，感受他们当年的气节与胸襟；行走在多民族交融的大地，触摸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坚实肌理。这种以行走串联历史、以实景唤醒记忆的写法，打破了时空界限，让历史从书简里走出来，变得可见、可思、可敬，赋予传统怀古散文的现场感与生命力。

以史育人，用笔墨立传铸魂，聚焦民族意志认同

全书最撼人心魄的是作者以深情之笔，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立传，将目光坚定地投向那些在世事浮沉、家国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守节不屈的仁人志士与英雄豪杰。从战国戍边、保境安民的李牧，到慷慨赴死、义无反顾的荆轲；从投笔从戎、万里封侯的班超，到临刑抚琴、风骨傲然的嵇康；从死守孤城、忠烈千秋的张巡、颜杲卿，到精忠报国、丹心照汗青的岳飞、文天祥；从刚直不屈、以身殉道的方孝孺，到以死守城、气节凛然的史可法；再到坚守气节、隐逸治学的傅山……一位位先贤，一段段传奇，串联起中华五千年不绝如缕的精神谱系。

作者不写粉饰太平的盛世浮华，不写无病呻吟的文人闲愁，而是聚焦于危难时刻的人性光辉：是国难当头的担当，是面对强权的不屈，是身陷绝境的坚守，是为道义不惜以身相殉的决绝。这些英雄人物，或以武力捍卫家国，或以文骨支撑世道，或以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们的选择，诠释了何为忠义、何为气节、何为血性、何为操守。作者以细腻而克制的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还原他们的挣扎与抉择、抱负与悲情，不神化、不溢美，却让一个个有血有肉、雄浑悲壮的灵魂跃然纸上，读来令人肃然起敬、热泪盈眶。

尤为可贵的是该文集突破了单一的历史叙事视角，以开阔的胸襟与视野，书写中华文明史。作者没有将目光局限于中原地带，而是将笔触延伸至更广阔的历史与英雄，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这种书写，彰显了深刻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是各民族相互交融、彼此滋养、共同缔造的文明。不同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共同铸就了博大精深、坚韧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作者以平等、尊重、深情的姿态，书写各民族的英雄与历史，让该文集超越了一般怀古散文的格局，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致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厚重之作。

以古鉴今，凝练骨气内核，镌刻中国人精神密码

“铁竹斑驳”这四个字，正是全书精神内核的高度凝练。铁骨有节，方为铮铮铁骨，是千锤百炼、百折不挠的硬度，是危难面前绝不低头的血性，是英雄人物身上顶天立地的人格力量；“竹心不朽”是谦谦气节，直而赤诚，凌寒不凋，是文人志士坚守道义、不忘初心的品格，是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操守；“斑驳坚韧”，则是岁月的痕迹，是历史历经风雨沧桑之后留下的印记，是在磨难中依旧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文明见证。铁与竹，一刚一柔，一烈一雅，一武一文，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人格；斑驳岁月，则让这种精神更显深沉、厚重、真实。作者以“铁竹斑驳”为书题，正是要在岁月的斑驳之中，打捞那些不曾磨灭的铁骨与竹节，让后人看见，无论历经多少风雨，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从未折断，文化血脉要永远传承。

以文载道，用文脉映照当下，点亮文化自信之灯

《铁竹斑驳》在当今时代出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精神价值。作者以一部厚重的散文集，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英雄不应该被边缘化，气节与担当永远是支撑一个民族前行的精神支柱。他以史为镜，以文铸魂，通过对先贤英雄的书写，唤醒民族记忆，梳理清晰的精神脉络，传递深沉的文化自信。并且告诉读者，我们今天的生活品质、文化传统、民族尊严，与古代贤达志士优良品德一脉相承。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风雨，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又一批顶天立地的精神脊梁。这种书写，不是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不是空洞抒情，而是以史育人、以文化人的深沉担当。

以物象征，用铁竹喻坚韧，打造语言、意境与结构的三维匠心

从文学审美来看，全书艺术结构纵横交织，形散神聚：纵向以历史时序为线，从先秦到明清，串联不同时代的精神标杆，形成千年风骨一脉传承的叙事脉络。横向以精神特质为纲，书写忠义、守节、淡泊、骨气等品格，凸显民族精神的永恒性。其语言艺术文白交融，观照自我。通俗而不浅白，达雅而不晦涩。短句铿锵，长句舒展。文笔沉稳厚重，凝练有力，既不失散文的诗意与灵动，又兼具史论的严谨与深刻。写景则雄浑苍茫，意境开阔；写人则细节传神，情真意切；议论则鞭辟入里，直击人心。行文张弛有度，情理交融，没有华丽浮夸的辞藻，却于平实之中见力量，于沉静之中显深情，形成了独特的沉郁、苍劲、厚重的文风。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竹节守心，铁骨凝魂，作者将其身形具象化，营造苍凉、雄浑、高洁意境。全书用斑驳来寓意岁月磨练，沧桑沉淀，为历史长河中民族精神的不灭印记，也是豪杰志士人格在时光中淬炼升华。作者以行走为径、以史事为骨、以情怀为血、以担当为魂，在山河大地之间，写下一部属于当代人的“精神史记”。这部书是写给热爱历史者的史笔长存，是写给敬畏英雄者的虔诚致敬，也是写给每一个希望守住初心者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写给挺起脊梁者一次对民族精神的深刻梳理。它所传递的气节、风骨、担当与信仰，必将穿越时光，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点燃文化自信的火种，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

佳作赏析

当一句诗击中你心灵最柔软的部分

——评温古诗歌的当代价值

●张文静

诗歌是一个诗人和读者共享的公共空间。诗歌不是在写作中获得最后创作完成的，它的最后完成是阅读。好的诗歌会给人以想象空间和无限而不规则的延展可能。“一首诗，是一个语言的场域。读者进入这个语言的场域以后，会去用他的情感和经验激活这首诗，使这首诗中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和经验与读者的情感和经验结合成一体，重新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朵花再度开放。”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骆玉明先生对诗歌创作如此解读。

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上，诗人温古发表组诗《矿史片段》，洋洋洒洒百余行，倾注他三十余年的煤矿企业工作经验和对矿工的深厚感情，他的诗歌创作在这一阶段不仅达到空前超越，也如骆玉明先生所指与读者产生共鸣而隔空琴瑟和鸣，与读者如高山流水般遇知音。组诗《矿史片段》在2025年12月获得内蒙古自治区职工文学奖一等奖。温古老师的诗歌诗集分别于2000年、2011年、2017年、2023年，四次获得全国煤炭文学乌金奖；2020年诗集《低低的火焰》获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奖新锐诗人奖，2023年组诗《沿着纸页的阶梯进入蜀河镇》获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奖金骆驼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温古老师的诗歌、组诗、诗集节选被国内大小期刊报纸刊发收录，获奖无数殊荣可观，也多次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级文学期刊发表，在国际诗歌界闪现身影。

“在夭沟煤矿：我们
下到黑夜的底层/就是挖掘，继续挖掘/取出掩埋的时光/岩石骨头里的火苗/取出森林集体被掩埋的命运/最后取出了煤的鲜血/火苗抖动/而炉膛里的灰/如几代人堆积的白发”。“掩埋的时光”“岩石骨头里的火苗”“被掩埋的命运”“煤的鲜血”“堆积的白发”等等，在组诗《矿史片段》里，温古老师用一种近乎极致的语言描写矿事和矿工，深入骨髓的力量喷涌而出，令人叹服震撼，震撼读者内心的力量似乎是可感的，画面于脑海在线一般。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时代的回响。较之以往，温古老师从他的诗体小说《天旅》（上、下部）古今纵横、狂放奔涌的76.6万字大体量文字中走出，他的目光穿透学术象牙塔的壁垒进入现代社会，不仅体悟先民积极有为、意义丰沛的生命范式，也立足当下构筑诗意栖居的典范并提供了永恒的精神家园。境遇虽殊，却为人们的人生提供精神指引，润泽心灵，注入阳刚之气，历史文化印痕与时代气息融为一体，遥相呼应。

当下，人工智能高效选取词语，模拟人的情绪反应，生成流畅的文本时，我们不免追问文学的价值，文学将走向哪里？科技正在大幅度重塑现实，当下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反思人类的存在方式。因此，置身于新科技时代，我们反而要回到文学的源头，重新认识诗歌这一古老文体，回答诗歌在新语境中的价值与意义。苏轼《赤壁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慨里，重新反思“我”的存在状态，于荡气回肠磅礴气势中拷问自我，这无疑是“小我”价值观的确认与“大我”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异曲同工，温古老师的文学创作不仅承载新时代平民视角的生活日常，从而也凭借精辟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犀利的言辞一语中的，击中读者心灵最柔软的部分，也就“小我”“大我”的生命价值给出确信的存在方向。在组诗《矿史片段》里，“回避现场：任何形状的笔都不能模仿/冲击钻剧烈的震动、刺耳的声音/不能描述强光、迷雾/使人屏息的粉尘/难堪的诗/怎样来面对现场的掘进工/在那狭窄巷道里，黑暗中的身影/他双腿抵住地面/用石板一样的身躯重重地压向漆黑的矿壁/他的力量/有一支笔不敢不倾吐/却又不能承受的强度”。矿工的生命抗争是那样坚定朴素而伟大，而“我”——一位写作者如何能用笔刻写他们的顽强和劳动者的了不起，温古老师发现了矿工创造物质价值的“美”，也在审美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首诗歌创作，并抵达精神世界的“美”。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先生说：“人文并重，经过历史淘洗的古代大诗人在诗品与人品两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境界。”温古老师不仅坚持数十年的研学精神，手不释卷、博古通今，相谈间古文典籍大段背诵，历史故事娓娓道来。故而他的诗歌建立了独有的美学文本和无以复制的思想坐标，他的人品如他的诗品，谦谦君子而宽厚温暖。在组诗《风翻动了多少隐秘的翅膀》里，“抗板申记事：我说生活，一只粗瓷碗举起/遮住他的脸，灯光开始说话/我说农业，炊烟抱住了黄昏/将田野、劳动也抱紧/然后将疲累、艰辛、汗水、粮食/这些词放进了柳条编织的筐子里/瓮里、盆里、桶里/所有闲置的农具器皿里/都盛满他们的话语和朴实的意义”。温古老师以温暖宽厚朴素的语言感知乡村，以平实的意象诠释田野、农业、农民，唯有其内心柔软、厚德载物的品格，才堪如此文字。“现在我啥也不说了/像一口井，盛满了宁静/那是一个村庄积攒的记忆、亲情、思念/和所有过往年代的泪水/供我一支笔汲取”。诗人心怀感恩，是村庄的人与事反哺了他的诗情飞扬，是乡愁成就了他的文学梦想，不禁令人敬佩他的人格与境界。